

灯下案语

赏雪

司马牛

朝花夕拾

春天自有诗意

史春培

立春的风，依然夹杂着冬日的生硬，但阳光却暖了，细密的温润流泻而下，空气中氤氲着隐隐的暖意。“打春阳气转”，北方的立春是在余寒未消的天气里被催醒的，是从风雪未尽的缝隙里一点点挤进来的。刚刚立春的北方，依然春寒料峭，离草长莺飞的日子还有段距离。“阳和起蛰，品物皆春”，那暗自涌动的春意，也澎湃成缠绵的希冀。

在时光的剪影里，鸟雀的呢喃唤醒了春风，冰雪的相拥潺湲成浅溪，细雨的追逐盈满了绿野，一切都生动起来，一切都挺拔起来。“弱柳千条杏一枝，半含春雨半垂丝。”我站在诗词里仰望温庭筠笔下的春天，心里便有了远方，有了桃李待发的欣欣之景。立春之后的雨无墨成画，立春过后的风无韵成诗，立春之后的云无绘成景。

立春是“万物苏萌山水醒，农家岁首又谋耕”的希望。人们开始清洁理秆、修犁整耙、擦锹拭锄、修渠理道，打开春的神韵，践行春的憧憬。宋代诗人杨万里笔下“小儿著鞭鞭土牛，学翁打春先打头”的画面再难还原，农村早已实行机械化生产、科学种田。“铁牛”走上耕作的领地，轰轰的响声宛若热情奔放的歌儿，嘹亮了春日的天空。农民的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，将周遭都烘烤得温暖起来，他们深谙“春耕如晨钟，秋收似暮鼓”的古谚，更懂得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的箴言。立春过后，他们又开始播种新希望，奔赴新征程。

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从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，先后消灭了南方的地方军阀吴佩孚、孙传芳的主力。1927年4月18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。一年之后，蒋介石又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和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北伐，在击败直鲁军阀张宗昌后，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撤回东北，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，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，实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南北统一。

清华国学院在这一年当中，也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。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梁思永当年回国后，因战火四起，李济的第二次西阴村考古发掘终不能进行，梁思永便遵父嘱，“两者任居其一也”，参与

了整理研究西阴村陶器的工作。1928年9月返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后，据此于1930年完成并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《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》。

梁启超说李济他们发掘的地点是在“夏朝都城——安邑的附近一个村庄”，但王国维却不这么认为。当时国学院的学生戴家祥在茶话会的第二天，特地去向他的老师王国维请教“山西夏县究竟是不是禹都”，王国维说：“那是搞错的”“我国古帝都，都在东方。太皞之虚在陈，大庭之虚在鲁，黄帝邑于涿鹿之阿，少皞与颛顼之虚在鲁、卫，帝喾居毫……尧号陶唐氏而家在定陶之阳，舜号有虞氏，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，孟子称



我从小就喜欢雪。那时只有两三岁，到了冬天，只要一下雪，我就兴奋，也不管雪大雪小，跑到院子里，任由雪花染白全身。母亲怕我受凉，喊我回屋，我不听话，反而跑得更远了——这是我多年后听母亲说的。

母亲说的这些，我虽一点也不记得，但我喜欢雪是真的。如今年过古稀，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雪。入冬后，无论在何地何处，如果迟迟不下雪，我总是感到有所缺憾，也有几分惆怅。我爱雪赏雪，其实也就是喜欢雪的性情。你看雪，总是默默无闻默默无语地降落人间。低调，不张扬，也不追求轰轰烈烈。要不人们说，雪落黄河细无声。雪不像雨，总要伴随着电闪雷鸣才肯出场。耐不住寂寞，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，总让人觉得咋咋呼呼，过于张扬，有时还干打雷不下雨，令人失望。

说实话，昨晚入夜前，我没想到会有

一场雪。入冬以来，雪一直下不下来。昨晚，阴霾满天，黑云低垂，气压极低。让人胸口觉得憋闷得慌，没想到，就带来了后半夜这场雪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。这是老说法，我想到的是，这场雪能不能杀杀新冠的毒气，净化净化空气。可是，专家说，这家伙不怕冷，不怕雪，它怕热，到春天，天暖和，也许会好一些。

昨夜那场雪不算大，却也把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原本屋顶的颜色覆盖了。其实，无论是小雪，中雪，抑或大雪，我都深深地喜爱着。我喜爱雪的晶莹剔透与素雅，更喜欢雪带给人世间的那份寂静与平和。每次与雪的深情相拥，那份通透和清凉，都会浸染我的内心。每一个飘雪的日子，我都能接受一次心灵的净化和洗礼，给我以太多太多的遐想和希冀。

何以《满江红》

张天野

这个冬天，一部《满江红》电影引爆人们的热情，也让《满江红》这个古老的词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。也许，有细心的朋友会有疑问，这个词牌是怎么来的？江水明明是青绿色的，怎么会呈现满江的红色呢？

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古代词牌大多有来历，像《菩萨蛮》是来自南疆的曲调，唐朝时传入中原，是唐人对南疆少数民族的称呼。《念奴娇》则源自唐代著名歌女念奴的芳名。还有《雨霖铃》，相传唐玄宗入蜀时在栈道雨中听到铃声与山相应，想起杨贵妃，故作此曲《雨霖铃曲》。可偏偏这个《满江红》来历不明，历代众说纷纭。大致说来，有这么三种说法。

其一，调名咏水草。满江红是一种生长在水田或池塘中的小型浮水植物。秋冬时节，它的叶内含有很多花青素，群体呈现一片红色，所以叫作满江红。

其二，调名咏江景。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忆江南》词有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之句，描绘太阳出来光照江水的美丽景象。

其三，调名咏曲名。清毛先

舒《填词名解》和清冯金伯《词苑萃编》等书记载，唐朱庆余志怪小说《冥音录》中载有“上江虹”曲名，后转易“上”“虹”二字得《满江红》调名。

笔者愚见，咏水草和咏曲名两种说法都有些牵强。满江红水草不大常见，也没啥名气，不像梅花、桃花、荷花那样出挑，有《一剪梅》《桃源忆故人》《采莲令》等词牌名正言顺。上江虹和满江红差别有些大，说易字得名，有生搬硬套的嫌疑。

相对而言，笔者赞成第二种说法。白居易还有《暮江吟》诗曰：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不由想起一个故事：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有次参加宴会，席间行酒令，用“飞红”吟诗一首，有盐商胸无点墨，想了好久才憋出一句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。众人哄堂大笑，金农为其解围，信口说这是元朝人的诗句，即席赋诗云：“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夕阳的余晖下，江水、万物都染成了诗意的红色，这样的江景确有满江红的气魄。

心灵小品

新春“行大运”

三希堂

春节期间，人们说拜年话，会说“祝您行大运”；平常，某人买了张彩票，中了个小奖，同事朋友会说，他真走运。为何“运”之前要加上“走”或“行”这样的动词，来形容一个人运气来了呢？这就要说说古人对运气的理解了。

在古人看来，运气可不都是上天直接无偿赐予的，很大程度上需要自己去努力，“走”与“行”即是在争取，比如获取商机和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以及交朋友、寻找合作伙伴，等等，都需要走出去。古人知道，这运气光靠等待可不行，很多时候不是机会在找人，而是人要主动寻找机会。

除此之外，“走”与“行”还有一个隐含的深意，那就是改变。走出去，表面看是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；从深层次说，突破的是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习惯。常言道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，这个“挪”与“走”异曲同工。

由此可见，对待运气，守株待兔要不得，想要走运，必须先得让自己动起来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

春芳 赵志光 作

历史

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从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，先后消灭了南方的地方军阀吴佩孚、孙传芳的主力。1927年4月18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。一年之后，蒋介石又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和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北伐，在击败直鲁军阀张宗昌后，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撤回东北，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，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，实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南北统一。

清华国学院在这一年当中，也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。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梁思永当年回国后，因战火四起，李济的第二次西阴村考古发掘终不能进行，梁思永便遵父嘱，“两者任居其一也”，参与

了整理研究西阴村陶器的工作。1928年9月返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后，据此于1930年完成并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《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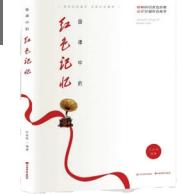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大禹禹都》

34
苏华著

99
王宏伟 编著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则是先有曲子，后填词完成。1985年，著名词作家张藜给著名作曲家秦咏诚打电话，说自己很喜欢他创作于1962年的小提琴独奏曲《海滨音诗》，并称试着为之填词。同时，张藜恳请秦咏诚再创作一首具有同样情调、旋律不要雷同的曲子，决心为之填词。后来，秦咏诚曾回忆

说：“按张藜的要求，不是《海滨音诗》的‘上行’旋律‘51235……’，而是‘下行’旋律‘56543215……’没想到，我一下找到了主旋律。作曲的都晓得，找到了主旋律，一下子就能展开了，于是不到20分钟，一首乐曲就创作出来了。”

没有想到的是，乐曲创作出来后，张藜竟把它揣在了兜里，长达半年之久没有动笔。一次张藜去广西出差，一路苦苦构思，以至于烟头将卧铺枕头烧了个洞也没有察觉，直至到达广西住进招待所也没理出头绪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推开窗户，抬眼望去，前方是一座大山，大山下横亘着一条河，画山绣水开启了他创作欲望和灵感的大门。于是，这首感动了亿万人的经典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来到

听众耳边。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拿到这首歌曲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最喜欢这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”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描述了子女对母亲的依恋、浪花对大海的依偎，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。

献给祖国四十华诞的金曲

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，

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，

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，

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。

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，

愿你永远没有忧患

永远宁静；

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，

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。

文艺